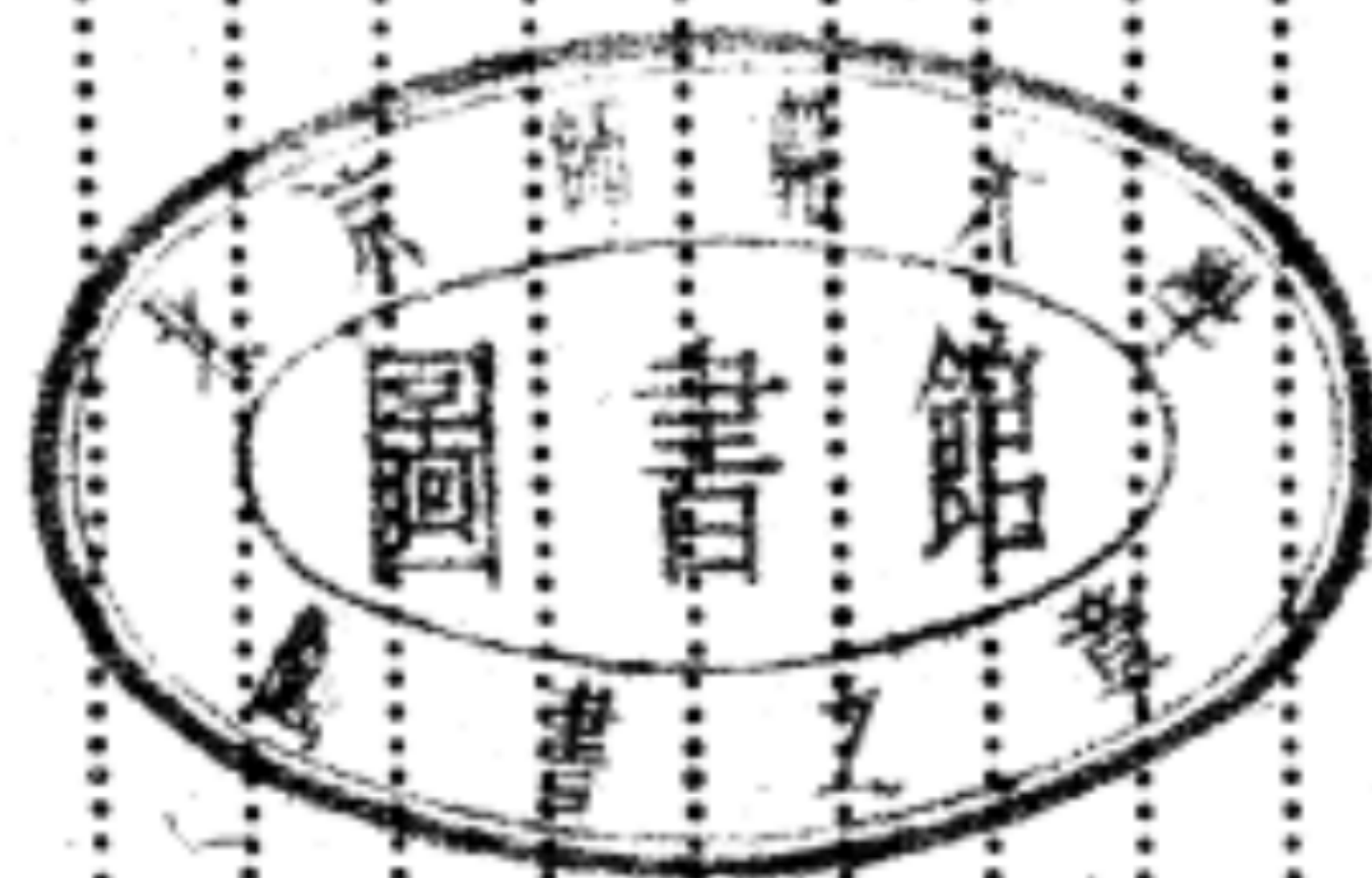


貂蟬故事新編



貂蟬目次

| | | |
|---|----------|----|
| 一 | 溫明園的宴會 | 一 |
| 二 | 利祿戰勝了良心 | 九 |
| 三 | 用珠寶買來的義子 | 一九 |
| 四 | 連環計的開始 | 二七 |
| 五 | 醉酒美人的魄力 | 三六 |
| 六 | 輕歌曼舞感太師 | 四五 |
| 七 | 父奪子妻的一幕 | 五四 |
| 八 | 黃金與美人 | 六二 |
| 九 | 鳳儀亭裏一對情侶 | 七〇 |
| 十 | 連環計的收獲 | 七九 |



貂蟬

一 溫明園的宴會

是深夜，整座花園都被皎潔的月色照得比白天愈加美麗，樹葉和青草，給低微的和風吹得簌簌作響，簡直像一支醉人的曼妙音樂。

這時，有一位懷着一顆惆悵底心靈的老者，從書房裏憂鬱地踱出來，想到花園裏吸取一些清新的空氣。

他一邊踱着慢步，一邊想着剛才在董卓會上所見到的一幕無從證實的慘劇。他萬分同情被壓迫者的無辜，可是他沒有力量幫助被壓迫者起來反抗。但他不時在想：怎樣起來幫助被壓迫者？——

這位老者姓王名允，是後漢的司徒官。

他雖然身居要職，可是一點權柄也沒有，不但他沒有權柄，就是九五之尊的漢獻帝，都一般地沒有天子的龍威。

漢獻帝是一個傀儡，是董卓的傀儡。——在這位有名無實的皇帝未登基以前……漢室是衰微不振。朝裏的文武大臣，完全是趨炎附勢、食祿不幹事的東西。因為他們非如此就不能夠保持自己的官爵。

那個時候，董卓是一個曾被先皇一脚踢到民間去的亡臣。他見到皇室任般的衰弱，就乘機暗中活動。以前，他原是西涼刺史，但他並不因區區一個刺史而終日都在做着坐金鑾寶座的皇帝夢。他雖然失去了官職，可是背地裏仍然竭盡心力和在野臣子聯絡，以為這樣便不難成功他底願望——做漢朝的皇帝。

在皇家的世裔們因漢靈帝崩而互相爭奪皇位的時候，總算那班臣子良心發現，有幾個出來維持局面，把嫡派的何太后扶子繼承皇位。因此，整個國家底行政權，完全由何太后和臣子們操縱着。像這樣的畸形局勢，自不免會使那班臣子們爭權奪勢。無形中，就產生了不少的黨派。朝裏既有派別，意見自然不很一致。加之何太后根本不懂得政治的造施，所以給左派一句話，右派一句話，弄到不知從那一方面

的好，而致朝政紊亂錯雜，愈加沒有統系了。

真的，漢朝現在形成了一艘沒有舵的船。

在陝西翹首仰望了好久的董卓，曉得機會終於來了，他看準漢朝這一個弱點，於是率領三四十萬手下，威風凜凜地朝洛陽前來。他爲了要收事半功倍的效力，便先差人去聯絡當朝首相何進。

憑董卓那種刁詐陰險的手腕，何進果然中了他的惡計，所以他不要費吹毛之力的實現了做皇帝的第一個步驟。

現在，他穿着錦袍，束着玉帶，昂然而高傲地，以丞相的資格，置身在漢室的朝庭裏，什麼是顧忌，什麼是畏憚，他是毫無介意的。漸漸地，他又開始把何進兄弟部下的兵士，騙到自己的手裏。不久，何太后把國政弄得更不成樣子，其中有些文武官員，惟恐漢室一旦崩潰，連本人的生命財產也會不保，故此就掛冠還鄉，度他們的「無官一身輕」生活；但，有些慣於拍馬的典型走狗，一時捨不得拋棄那塊臭肥肉，都投入董卓旗幟之下，承仰這奸雄底鼻息。於是，董卓得分

進寸，得寸進尺，又要進行他做皇帝的第二個步驟了。他認為自己已經

是朝裏文武大臣的主腦人物，所以就和他最信任的謀士李儒商議：

「李儒，太后對於行政這般欠精，我想利用時機，廢去他的兒子而立陳留王，你以為怎樣？」

李儒是一個深謀遠慮，很會用計的謀士，也就是董卓的左右手。當下他聽得他的「主子」這樣問，連忙恭命維謹地回答：

「相爺的高明見解正和我一樣，眼前朝廷弄得一蹶不振，顯明是太后沒有政治才能的結果必然性，如果不早些行事，事情恐怕會有變了。你老人家的話，誰敢反對？我想就在明天，邀請各位同僚到相府來宴會，屆時相爺便提出廢立底主張，假使席間有什麼人反對，就砍了他！這樣，相爺的威權，盡在明天顯露出來，可不知相爺肯採納麼？」

董卓迷住一雙奸刁狡猾的眼睛，撫着花白不齊的鬚髯，猶笑着，不停地點頭贊成。這個為虎作倀的李儒，少不得也陪着笑了一會。好

計，是決定下來了。

隔天，董卓相府的溫明園裏，擠滿了朝廷中的文武大臣，豐盛的筵席，整百桌的排列着。這時朝裏的官員，半數是他的爪牙，半數是畏懼他的勢力，那一個敢不來？董卓等到所請的嘉賓全到齊集，然後帶劍入席。

棉裏藏針的威懾，終於展開了。——

笙歌弦樂，杯觥交錯，大家吃了一回酒後，董卓就隱藏了他那原有的笑容，拔出腰間的利劍，面目是猶獍，聲音是嚴厲。

「各位，」他說：「我現在有一個急須解決的問題，要向大家發表！」

雖然這兩句話是那麽地簡單，可是已經給予正在酒酣耳熱的百官突如其來的驚嚇，但，不知道他究竟有什麼問題要解決，祇好放下杯箸，肅靜傾聽。

董卓的態度極端嚴肅，繼續着說：

「我想天子是萬民之主，倘使沒有威儀，如何可以奉宗廟，保社稷？現在天子懦弱無能，怎比得上陳留王聰明俊慧？大可繼承皇位！因此我很想立他爲陳留王，而廢了天子。但未知各位的意見怎樣？」

他說完之後，便把奸刁犀利底目光向那席上赴宴人的面部望過去，用意是看看可有什麼人反對自己。

一個與高烈彩的熱鬧宴會，現在由董卓這幾句說話，就把它換了別一個環境。

整座溫明園，是陷在沉寂的氛圍中。

是的，當時如果有一隻蒼蠅飛過，一定能夠聽出牠底翅膀振動聲。經過有些時候，突然，席中來了一下巨響——是用拳重重地擊在桌上的巨響，跟着，走出一位官員，站在董卓座位前面，氣憤憤地反對着說：

「那怎能夠？那怎能夠？你是什麼東西？竟敢如此大胆，說出這大逆不道的話來？天子是先皇的嫡子，全無過失！怎能夠白白無端地

廢了他？呼呼！這簡直是你想我們中了你的脫計，而讓你容易些篡位罷了。」

是出乎董卓意料之外的，他無論如何也想不到有人會反對自己的提議。他定神朝這發言人一看，認得是荊州刺史丁原。當下他受到這幾句正中心病的臭罵，幾乎氣得昏了過去；隨手舉起利劍，憤怒使他忘記掉廉恥，惡狠狠的回答：

『丁原！漢室天下，不久就是我的了，你敢阻撓我的事嗎？你要曉得；順我者生，逆我者死啊！』

『於天子有利的，丁某自當服從；於天子有害的，丁某誓死反對！』

『好大胆的丁原！』

董卓說了這一句，正想揮劍去殺丁原。這時李儒見丁原背後站着一位英勇勃勃，威風凜凜的青年武將，手裏擺動着一柄方天畫戟，準備趕上來擋住董卓的劍鋒。李儒因此連忙暗暗將他「主子」的衣角拉

了幾拉，然後站起身來，勸止着說：

『好了好了！今天相爺歡宴百官，理應喝酒聽歌，盡情快樂，又何必談論國事呢？即使要談，待明天到都堂公論，豈不是省却許多麻煩嗎？相爺，請坐下來用酒，丁大人，請歸原座再飲幾杯吧！』

李儒一向是使董卓信任的，所以董卓經他這樣一說，知道其中必有用意，也就勉強忍耐着坐了下來。丁原那邊，早有人前來勸解，氣忿填胸地走出相府門口，上馬回去，後面，仍然由那位青年武將保護着。

丁原去後，百官都相繼告辭。盛興而來，敗興而返，同時，更使他們感受到一種說不出的，無限的威脅。

二 利祿戰勝了良心

董卓一心想乘着百官齊集的盛會裏，表現他底威嚴；殺幾個人來顯顯他的權勢。可是，現在不但沒有達到目的，反而遭了丁原在個人廣座中，辱罵一頓，這在他做皇帝的幻想上，深深劃了一條裂痕，他恨極，恨不得把丁原五馬分屍，零斬碎割。

席散，董卓和李儒兩個走進密室，還沒有坐定，就急急地問：

「李儒，你爲什麼阻止我殺丁原？」

「噫！相爺沒有見到丁原背後的那一個青年武將嗎？」

董卓聽說，沉思了好一會，點點頭回答：

「看見的，那武將是誰？」

「那武將名叫呂布，字奉先。是丁原的義子。其人有萬夫莫敵之勇，剛才相爺舉劍欲殺丁原時，他已經預備搶先動手，好在我眼快瞧見，因此連忙阻止着你老人家的。」

『唔……呂布，』董卓閉着眼睛，將呂布的英姿追想一下，又深深地吁了一口氣，嘆息着：『他的確是難得的戰將！單看他那副英俊的容貌，便可以知道了。假使我董卓能夠有了他做助手，還怕什麼大事不成呢？』

『不錯，他委實是難得的人才。』李儒也附和着贊嘆。這樣過了幾天，董卓無日不在自言自語着：

『唉！怪不得有些人說，萬夫易得，一將難求。我若想成就大事，就非有像呂布那樣一個英雄不可！』

那天，他在帳前也不自覺地說了出來，因此便有一個站在他的素前，作毛遂的自荐：

『相爺想呂布投降何難。』

『這話怎說？』董卓細視答話的人，却是虎賁中郎李肅，隨即興奮的問。

『我和呂布有同鄉之誼，深知他有勇無謀，見利忘義的漢子。相

爺想他投在你老人家的帳裏，這事包在我的身上。」

「李中郎，千萬別騙我空歡喜！你有什麼方法能夠使他前來降我呢？」

「我知道他生平最愛的就是名馬。相爺不是有一匹千里赤兔馬麼？現在不妨將那馬送給他，又加上些金銀珠寶，用來填償他的利慾心，此外，我又憑着三寸不爛之舌，誘惑他一番，那就何愁呂布不殺掉丁原，投到相爺帳前做一名虎將呢！」

董卓聽完李肅的話，真是開心得除了做皇帝之外，再沒有比這事更開心的了。他認為祇有呂布，才可以扶他登坐皇位。但，善於多慮的他，忽然又不致決定，回頭問着李儒：

「你以為如何？」

「李將軍的計很妙。如果相爺存心獨掌天下，又何必吝嗇一匹千里赤兔馬呢？」

李儒這句話，才使董卓接受了李肅的主張，當下他又勉勵了李肅

幾句說：

「李將軍，那麼就煩你去辦吧。倘使說服了呂布，回來你就會得到重重的獎賞！」

「是！多謝相爺！」

李肅應命一聲，立刻到庫房領了五千兩黃金，幾十顆希世的明珠，和一條玉帶，騎上駿驅，又牽着那匹千里赤兔馬，滿腔熱望地來到呂布的營帳。沒有多會，便由守營兵卒帶領進去。

呂布——他那白嫩得像少女般的臉龐，露出兩條適可的笑痕。頭上戴着束髮紫金冠，鬢髮分垂在兩個肩膀上面；穿了一件貌鎧細軟甲，甲外披着金色的戰袍，英姿勃勃地移動着輕鬆的步伐，急忙地趕上前來迎接李肅。

「李兄，多時不見，您好？」

「布弟，您好！」

經過必需的禮節後，他倆才分坐賓主的座位。呂布愉快地說：

「李兄，現在做了什麼高職？」

「多蒙董相爺提拔，做一員虎賁郎中將。聞說布弟匡扶社稷，使我萬分敬佩！所以特地送一匹良馬送給布弟。此馬日行千里；而且登山涉水，如同踏在平地一樣，名叫「赤兔」，大可用來幫助布弟的虎威！」

「好！且先讓我看看。」

呂布隨即命人將千里赤兔馬牽了過來，詳細察看，果然見那馬全身都像火炭一般地赤紅，一根雜毛也沒有；從頭至尾，足有一丈多長，八尺多高，嘶喊起來，幾乎把耳膜也會震破。當然，呂布那時的歡喜，是很難形容得出來的，在他眉宇間，就透露出愛不忍捨的樣子。但他還謙遜着說：

「李兄，送我這匹好馬，我用什麼還答你呢？」

「布弟，這算得什麼？」

半晌，帳中已擺開筵席，兩人飲了一回酒。李肅便趁着呂布有幾

分酒意，裝着很嚴肅地說：

『我雖和布弟睽違了好久，但却常常與令尊見面。』

『哈哈……李兄喝醉了麼？先父已經去世許久了啊。』呂布笑着說。

李肅笑得一點也不好看，但仍然在笑中帶着很嚴肅的態度回答：

『不！我說的是丁原刺史啊！』

這句話簡直似一支冷箭，立刻把呂布的笑容射止住了。

『唉！』呂布的面色莊重起來，說話的聲音也放低了許多：『不

瞞李兄說，我呂奉先處身在丁建陽帳下，也是萬不得已的啊！』

李肅猛然聽到這幾句話，心裏忍不住撲的跳了一下。這是他無論

如何都料不到的，他雖然心裏在驚跳着，可是另一方面他又在暗喜着

計劃的容易進行。於是，他更加意的奉承呂布：

『布弟的話，我一點也聽不懂。布弟有學天駕海的才能，誰不欽

佩？所謂功名富貴，何難垂手而得？但爲什麼要說萬不得已呢？』

「呼！這有什麼不懂，無非是尋不着好主人罷了。」呂布的話聲愈加低沉。

「不錯，良禽擇木而棲，賢臣擇主而事，想不到布弟也有這般見地，那無怪你引為憾事了。不過，像你祇在自嘆，而不去尋求，恐怕一誤再誤，將來就難堪設想了。」

這幾句話又簡直是李肅第二支冷箭，冷刺刺地射中呂布底心窩裏。使他固有的暴躁一時間也不能自持。丁原，現在就是呂布唯一的仇人，他巴不得立刻便把丁原的心刺了出來，作為下酒的嘉肴。他這時的目光，正如電的光芒一樣，使李肅感到極端的不安。

「布弟，我說得太過份點罷？」

「那是什麼話！」呂布急忙搖了搖頭。「李兄，以你的卓見，朝廷裏誰才稱得上是當世的大英雄呢？」

這是李肅求之不得的一句閒話，隨即毫不猶豫地順口回答：

「以我的愚見，朝廷裏所有的文武百官，祇有董卓方算得是當世

的大英雄！董丞相為人敬賢禮士，賞罰分明，將來一定會轟轟烈烈的幹一番驚天動地的大事業呢。」

以一個口才靈敏的說客來說一位有勇無謀的猛將，是必然會收事半功倍的效力的。呂布給李肅三言兩語，就說得心癢癢地，堅定了他投董的意思。

「李兄，你能引薦我投入董卓的門下麼？」

李肅知道他背丁的心意已決，自己的任務也告完成，旋即將珠寶金銀，擺在呂布面前。呂布不禁詫異起來：

「李兄，這是什麼意思？」

「請你命令左右退下，然後奉告。」

李肅說完，便停了一會，等左右退下，就繼續說：

「布弟，老實對你說罷，這些珠寶全是董相爺仰慕你的英名，特差我拿來奉獻的；就是那匹赤兔馬，也是他老人家最心愛的啊！」

「可是真的麼？」

「誰來哄騙布弟。」

「啊！董相爺怎般錯愛，叫我呂奉先用什麼來報答他呢？」

「布弟，以愚兄的庸才，尚有虎賁中郎的職位，倘是你真誠地投奔到他那裏，所得的貴位，實在難以逆料啊。」

「但，我呂布對於董相爺，毫無功績，這又怎麼辦呢？」

「呼！布弟太忠直了。眼前放着一件大功不肯去幹，還說毫無功績！」

呂布皺着眉略一沉思，又朝着放在面前那閃爍炫目的明珠財寶望了一會，腦海裏的思潮像波浪起伏似的。結果，利祿戰勝了良心。

「李兄，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你所說的功勞了。在明天的清晨，我自會把丁原的首級拿到董相府那裏歸降。」

「好啊！這真是一件萬世不朽的功績啊！」

「我也以為除了此事之外，別無較好的功勞了。……李兄，多謝你的指示，乾一大杯！」

酒闌興盡，李肅才告辭回去。

歸途中，他感覺到自己真能幹，僅僅費了半天的光陰，便把一位勇如龍，猛如虎的無敵大將軍說服了。現在，他是得勝奏凱回營。

三 用珠寶買來的義子

第二天，相府裏來了一位董卓夢想爲勞的大英雄——呂布。

李肅立刻帶他去和董卓相見。董卓早已得了消息，便破例親自到門外歡迎，極盡禮節，又張設豐盛筵席，暢醉狂飲。呂布喝了幾杯酒後，遂請董卓正坐，自己恭恭敬敬地跪在地上，說：

『奉先無德無才，承蒙相爺這般厚待，真是粉身碎骨，難報萬一。倘是相爺不棄，願請拜爲義子！』

『呂將軍，可是真的麼？』

『大丈夫言出如山，永不反悔！』

『哈哈……好一個奉先！』董卓笑得幾乎從椅子上倒了下來。

他費了巨量珠寶和一匹最心愛的赤兔馬，才使呂布將丁原殺掉，落在自己掌中，心裏本就萬分滿足。却想不到——連做梦也想不到呂布又要認自己做義父，那又何怪他開心到得意忘形，舉止失措呢。

董卓有了呂布做護身符，聲勢愈加張揚，權政益發獨覽。過不多時，他就不理會誰人的反對，毅然把天子廢為弘農王，帝后遂進深宮，捧陳留王登基，是為獻帝。自己以當朝大丞相的資格，出入宮庭，弄淫宮女；龍床鳳榻，隨意晏臥。所作所為，無異是做皇帝一樣。他之沒有滿足，就是不能正大光明地坐在龍床上，受文武百官的膜拜。經過沒有幾時，他又使李儒用鴆酒毒斃少帝，將何太后擻死樓下，這才完全拔出了他的眼中釘。

歷史上，鐵一般地記載着他弑君的一頁。

他這種毒辣殘酷的手段，固然是會使一部份同僚的不滿，可是呂布的威勇，無形中給他們莫名底懼怕，因此，誰也不敢說出半個「不」字來。養疽留患，正是當時底情勢。

董卓除了在朝裏任所欲為以外，又在離開長安三百五十里的地方，建築一所郿塢。

郿塢的工程真是浩大已極，僅以建築工匠來說，就用了三十五萬

多人。它底城郭高下厚薄，和長安城一式一樣，裏面的宮室倉廩，無一不備；屯積二十年的糧食，挑選民間八百名美女，用來歌舞佐觴。他的家屬，全都搬進塢裏居住。

他造了這所鄜塢，一個月中，說來倒有半個月在那裏停留的。

這天，董卓在長安的相府裏大宴羣臣，正在歡呼暢飲的時候，他的義子呂布突然走進來，滿面殺氣的，彎身靠近董卓身邊，低聲說了幾句話，董卓撫着那長短不齊的鬍鬚！微微笑着：

『有這等事麼？』

他說完之後，隨即命呂布把席上那位司空張溫揪出去。當時各位官員都嚇得面容慘白，沒有一個敢開口動問。過了一會，便有個僕役，用一隻長方形的木盤，盛着張溫的首級進來，請董卓親自檢驗。

這時，在座各位官員，更加嚇得魂離體外，週身發抖。董卓卻從容不迫地站起身來，露出他那副奸刁的笑容，對着大眾說：

『各位！請你們不要駭怕！剛才我的兒子奉先接了一封密函，才

知道張溫勾結袁術，意圖把我殺害。可是袁術差人帶信給他，竟會錯落在奉先手裏，因此我纔把他砍掉。這件事對於各位一點關係也沒有，還望不必驚恐！來啊！我們大家痛飲幾杯！」

這又是給各位官員深深種下一個可怕底印象的宴會；同時，還憂慮到漢室大好山河，快要淪入這位奸雄的掌握中。——

——王允打從這宴會上回來，唯有藉着那些溫和底微風吹散他滿腔的悶氣。

他穿過假山、石橋，站在一座古色古香的亭子裏呆呆地，望着陣陣的浮雲移動。盛開的花朵底香味，撲進他的鼻管裏，祇覺得神志比剛才清醒了許多。尤其在這四週都靜悄悄的環境裏，寂寞會把煩惱逐出了這個花園。

突然，從萬籟無聲中，傳來泣嘆的音響。

他奇怪地循了泣嘆聲的方向，慢慢地踱過去。

「夜深人靜，誰在泣嘆呢？」他一邊自言自語，一邊跟聲前行。

牡丹亭，是在這座花園的一角。亭子的前面，放着一張高腳的茶几，几上擺了小小的香爐，爐裏插有三支淨香。那泣嘆的音響，就是從几前跪着的一個少女底嘴裏發出來。

這一位少女年紀大概有十六七歲，生長得美麗極了：她那蛋形的臉龐，明媚的眸子，紅潤的雙頰，襯着光滑而細長的頭髮；髮旁還插上兩朵惹人注目的鮮花。尤其一身適合體材的衣服，益發表現出她無需脂粉修飾的天然美。從月色中遠遠地望見，真像月裏的嫦娥，偶而降落到人間來嬉戲呢。

她懇切地禱告着，而且臉上都滴滿了淚珠。在她喃喃向天祝禱的時候，王允已經輕輕地走到牡丹亭後偷看，認得是自己家裏的歌伎紹蟬。

這時，他更奇怪起來：紹蟬在這裏幹什麼？聲音又是很低微。……過了一會，他實在有些按捺不住了，便故意咳了一聲，說：

「紹蟬，你在這裏幹什麼？」

雖然這問話的聲音並不很高，可是已把她脆弱底心靈嚇了一跳。她知道這問她的是自己的主人，因此連忙用衣袖抹去面上的眼淚，站了起來，回身對着王允，深深地作了一禮，從容不迫地回答：

「老爺，婢子沒有幹什麼。」

王允兩眼牢牢地在她面上釘了一眼，說：

「哼！還說沒有嗎！更關人靜，你獨個兒在這裏焚香叩祝，又是什麼緣故？」

「哦！老爺要追問婢子這個麼？」

王允祇是點了點頭，並不回答。於是紹蟬又很大方地說：

「老爺既然要問，先得請你老人家別生氣。讓婢子把滿懷心事陳訴出來。」

「好！」王允說：「你且快說，如果有半點欺騙我，我便要把你……」

他說到這裏，就忍住了下半句，急切地期待着紹蟬的回答。紹蟬

仍然不慌不忙地，很大方地，走近他身前，說：

「老爺，婢子自小得你老人家撫養成成人，又教會了弦歌舞蹈，像這樣的深思深德，真使我此生此世，至死不忘的！可是，我近來見到你老人家，終日愁眉不展，坐立不安，想必是爲了國家大事，使你老人家感受到非常棘手罷，但婢子却不敢動問。我看漢室現在正是很危險的時候，可恨我是個荏弱無能的女子，不能夠替你老人家盡一點微力。所以，祇有焚香禱告上天，希望我們的漢室轉危爲安，化險爲夷，而你老人家也不致終日地憂愁不樂了。……老爺！如果有用得着婢子的地方，即使是赴湯蹈火，犧牲一切，婢子也願意去做的啊！」

這一席話，說得王允底心裏不住地怦怦跳動。一對尖銳的目光，驚奇地對住這充滿了救國情緒的少女面上看着。最後，他吐了一氣，本來是滿腔抑鬱的，現在忽然舒爽了許多，說話也就愉快而興奮了。

「難得你這小小一個女子，却有一片忠誠救國的心田！漢室的存亡，祇有你能挽救！來！跟我進書房裏說話罷。」王允說。

貂蟬唯命是從地跟在他的後面，一步一步的乘着月色望書房那邊走去。

王允這時覺得貂蟬的人格再偉大也沒有了！除了她，委實再找不出第二個人來挽救漢室目前的危機；除了她，更找不出第二個人來破壞董卓與呂布的感情。他知道呂布是一名有勇無謀的虎將，如果能夠使呂布反叛董卓，董卓就會因呂布的反叛而失敗！

四 連環計的開始

王允的書房裏，還有一個很秘密的小室。這是他和同僚議論國事的所在，無論家人婢僕，非經傳喚是不准進去的。現在，貂蟬走到密室門口，就停住了脚步，但王允却低聲地對她說：

『進來罷！貂蟬。』

貂蟬奇怪地進了去，懷着詫異的心站在椅子旁邊。她的主人把密室門輕輕關上，然後把燈裏的油芯挑起一些，頓時全室比較方才光亮了許多。接着，他拖着貂蟬在那張寬大的椅子上坐下，自己站在她的座位前面，雙膝一屈，撲的跪了下來，不住地叩着頭。

他這一跪，不覺把貂蟬嚇得大驚失色。她連忙從椅子裏跳起來，急急的倒下身子，伏在地上叩還幾下，一面伸手想去把王允攙起，一面喘着氣說：

『哎呀！老爺這般模樣，可不是要折死婢子了嗎？老爺有什麼話

，請站起來吩咐吧！」

這時，王允的眼淚，已經奪眶而出，滿懷底悲痛，早從他顫抖和慘悽的聲音裏流露出來。

「貂蟬！請你可憐大漢的羣衆吧！」王允仍然跪在地上說：「他們沒有一天不是在水深火熱中過活哩！」

「老爺，婢子剛才在花園裏不是說過的嗎？祇要有用得着我的地方，即使犧牲了一切，婢子也願去幹的。」貂蟬也流着淚說。

王允見她已有允意，便勉強忍住悲慘，遲緩地站起身子。先命貂蟬坐在椅上，然後將自己想好的計策說出來：

「貂蟬，你到我家也有十多年了。我自問看待你一如自己親生女兒一樣。本來呢，我那裏捨得把你做我計策中的犧牲品？但是，漢室在這岌岌可危的時期裏，除了這個計策，便沒有別的方法可想了。所以我祇有忍痛將你割愛！因為在這國家存亡之秋，祇有你才能夠出來挽救大局！」

「這個計策又是怎樣的呢？」

「現在，那個董卓丞相很明顯地暴露出謀奪皇位的野心，不過朝裏的文武官員，都畏懼他的勢力，絕對不敢起來反抗；即使是反抗，也等於以卵擊石，自殞其身罷了。他手下有一個義子呂布，非常勇敢，萬夫莫敵。可是在我看來，他父子倆都十分愛好女色。故此我想出一條連環計策，先把你許嫁呂布，及後再暗地裏獻給董卓，那時，你就從中用種種手段，使他父子倆的感情，趨於惡化。務必使呂布殺掉董卓！但，這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，倘若你答應處身其中，須要盡着生平的智慧，細心地去運用「才」、「力」，纔能夠有美滿的收穫啊！」

她聽完了王允所說的計策之後，也認爲這是一條絕妙的美人計。但想到自己的設身其中，就難免發生一陣必然的反響。她兩頰熱烘烘的，現出那處女美的紅霞，然而救亡思想使她忘記了畏羞觀念；她把這件工作看着極端的偉大，是最值得去幹的偉大工作！犧牲個人的色

相，而解除無量數被壓迫者的痛苦；犧牲個人的貞操，而替將亡的國家消滅一個叛國的罪魁！於是，他不假思索地點了點頭。

「老爺！這條計策最好也沒有了！請你老人家立刻進行吧，婢子決不會辜負重託的。」

「不過……」

「不過什麼？」她急忙追問。

「不過這是件孤注一擲的事情，萬一有絲毫風聲洩漏出來，王門家族的生命，馬上就要完了！」王允故意奮激她一下。

「老爺何必擔這些心呢？婢子倘是不乘此機會報答大恩，一定會死在萬劍之下！」貂蟬慨然地宣了這一句誓言。

王允見她具有如此一副心腸，更堅毅地宣了重誓，不禁肅然起敬。隨即離開座位，又朝着這位巾幗鬚眉跪拜。

「噫！老爺怎麼又跪下來呢？」

她急忙起座去扶王允，但王允自管叩了三個頭。說：

「我並不拜你，而是拜大漢的救星啊！」
密室裏的燈光，較往常光亮了幾倍，這，似乎是徵象那一對救國男女同志的前途勝利。

整頓高弓擒猛虎，王允費了半個多月的時間，耗了幾十顆家藏的明珠，僱了十多名製冠的良匠，才把一頂燦爛奪目的紫金冠製成。揀了一個「謀事如意」的吉日，挑選兩名心腹家僕，暗暗將這價值無限的貴重禮物，送到溫侯呂奉先的營裏去。

當呂布看見這頂明珠嵌製的紫金冠，貪婪的心不禁使他忘記了自我的尊嚴，在他美麗得像少女底臉龐上，登時表現出一種縱情的狂笑。最後，他又刻不容緩地把這頂紫金冠戴在頭上，才對送冠來的僕役說：

「你們回去稟告司徒大人，說我呂布敬領了。準定明天趨府面謝！」

王允由僕役口裏得悉這幾句話，心裏自然不勝歡喜。他認為這是

連環計成功的第一聲。

他，現在耐着性子期待着呂布明天的來臨。

終於，王司徒盼望的第二天是到了。府中，佈置得比平日輝煌十倍；大廳上大圓紗燈，全都燃點着巨型紅燭。因為呂布是武夫，所以王允特地命幾十個健壯的僕役，分站在正門的兩旁，鵠候着呂溫候的虎駕光臨。

當王允靜坐在客廳靜待的時候，忽聽得僕役們的叫嚷：

「溫侯公駕到！」

他連忙大步趕出來，正門蒼老的面皮上，現出十幾條深深的笑紋，急迫的步伐却帶着異樣的輕鬆。呂布敏捷地從赤兔馬一躍而下，英姿勃勃地朝着王允拱了拱手。王允搶上一步，真誠而熱烈地，挽住他的手腕，說：

「恭喜極了！將軍今天居然光臨寒舍。」

「那是什麼話？無端前來打擾，司徒別客套吧！」

王允的眼睛略略在呂布頭上瞟了一下，已經看見那頂明珠紫金冠，心想呂布這傢伙，果然跌進自己的圈套裏了。但他怎肯露出半點聲息，祇顧極盡諂媚的能事地說：

「將軍，我們難得見面，今天大可暢談了吧。」

「當然啦」呂布說完了這句，隨即把聲音放低一些：「昨天蒙你賞賜紫金冠，奉先怎可不來面謝呢？哈哈……大家隨隨便便，想說就說，我怪不會拘禮的。」他說到這裏，故意把頭幌了幾幌，好像是在告訴王允：明珠紫金冠我已戴來給你看了。

可是，王允裝成滿不在乎的樣子。

「將軍，你太使我感到慚愧了。」

「爲什麼呢？」

「可又爲了什麼呢？些微的敬意，却要勞動大駕，豈不是使我慚愧嗎？」

「哈哈……司徒大人真會說話！」

他倆邊走邊說，呂布見到那整齊肅立的健壯家僕，暗地裏也贊了一個「好」字。

坐定之後，王允慇懃地款待着茶點，呂布便勸住王允，謙遜的說

「王司徒，我不過是相府裏一名武將，而大人乃是朝廷的大臣，叫我怎當得起這般款待呢？」

王允不做思索地，急忙回答：

「哈哈……將軍不是說不會客套的嗎？怎麼現在居然會客套起來呢？爽脆點說吧：如今的天下，委實找不出一位大英雄；惟有將軍你才可以稱得上！須知我這樣敬重將軍，並不是仰羨你的職位和名望，而是愛慕你的武藝和才能啊！」

呂布聽了這一大套奉承話，登時覺得王允是天下間最好，最可愛的人。他為要充份地顯露固有的英雄本色，所以就強自壓制住內心的喜悅，裝成很尊嚴地說：

「司徒，太誇獎了！奉先怎當得起英雄兩字？」

「以將軍這般真才實藝，還用着誇獎麼？」

「哈哈……王大人真會說話！」

司徒府現在是一個歡樂的漩渦，呂布整個的身心，都溶化在這漩渦裏去了。

五 醇酒美人的魄力

黑的布幕籠罩了大地，夜色降臨到人間。司徒府中的燈光照耀如同白晝。

客廳裏，那緋紅色的紗燈下，陳列着一桌豐盛的酒筵。王允坐在主位，恭敬地替呂布斟着酒；席前，幾個妙齡家伎穿梭似的在呂布身傍，左右，巡邏着。

動情的醇酒，嫵媚的女人，又怎不使呂布爲之沉醉呢？王允乘機一連勸了七八杯酒，又說了一聯串他所欲喜聽的奉承話。於是，呂布忘却了禮節，更忘却坐在主位的王允，祇是任意的狂笑，任意的歡賞——歡賞替自己斟酒的女人。

王允是一個何等聰明的老政治家，他見到呂布這般狂態，早已看出是醉的表現。因此，他更進一步地說：

「將軍，今天得蒙賞光，我却忘記命小女出來叩見。現在趁將軍

與綴正濃，不如就叫她出來斟敬幾杯吧？」

「慢來！奉先是甚麼樣人，怎敢勞動千金敬酒？」

「董相爺是我的衣食父母，將軍又是我的至交，那有不見小女之理？來啊！你們快去請小姐出來！」

「司徒大人，免了罷！」呂布依然推辭着。

半晌，貂蟬撥開簾慢，姍姍地移步出來。她楊柳似的身腰，並不因束了衣裙而減去不盈一抱的纖細，她的肩上，披着一塊全用孔雀羽毛織製而成的圍扇，愈加影出她那疊形臉龐的秀麗。細長的眉毛，渾紅的雙頰，杏眼，櫻脣，沒有一樣不適合她面部的輪廓。加之，她又費去了相當時間的抹粉搽脂，存心令呂布着迷。

她先走到王允跟前作了一揖，王允急忙站起身子來說：

「我兒快去和呂將軍行禮！」

於是，貂蟬又行前幾步，低垂粉頸，雙手交加，深深地彎身下拜，嘴裏吐出白燕般的音喉：

「呂將軍有禮！」

呂布有生以來，簡直可以說未曾見過這樣美麗的少女。眼前，忽然站着天仙似的麗人，少不得會呆住了。

他的手本來拿着一杯酒，這時手裏的酒杯，漸漸斜傾一邊，杯裏的酒已有一些倒了下來；那裏，貂蟬極力施展她的嬌媚，含羞，慢慢地抬起半個頭，用眼角射到呂布的臉上，恰巧呂布的視線也在望着她，這樣一來，四目相投，貂蟬畏羞底心理，立刻使雙頰較先前更紅潤了。呂布發覺到杯裏的酒有些潑落下來，立刻定了定神，柔聲地回答：

「小姐禮重了！」

說着，回頭又對王允說：

「司徒大人，令千金真是絕色的佳麗啊！」

「將軍太誇獎了。小女庸姿俗質，怎當得起大雅之一盼？我兒！過去敬將軍幾杯酒！」

「奉先不敢，奉先不敢！」

呂布嘴裏雖這樣推辭着，可是兩隻像俄鷹似的眼睛，却不住地朝了貂蟬面上釘着。貂蟬含羞答答地走到呂布面前，伸出白嫩的玉手，捧起酒壺。呂布連忙站起，微微曲着身子，雙手拿杯，恭敬地接受那美人的瓊漿。

「呂將軍，不成敬意的淡酒，請乾了吧！」

她說時，嫣然一笑，呂布就給她這一笑而把靈魂笑出了軀殼，悠悠然鑽進她底心窩裏了。

「呂將軍，不成敬意的淡酒，請乾了吧！」

她第二次說出這句話，才使他底靈魂回轉了本身。他粉白的臉龐上，立刻露出一種色情的微笑來。

「多謝小姐！」

說着，舉杯一飲而盡。貂蟬是何等乖巧的少女，她見呂布把酒乾了，連忙又斟上第二杯，運用一顰一笑的勾引手段，直把這位蓋世無

敵的大英雄，玩弄得六神無主。

在旁看得清清楚楚的王司徒，已經知道呂布大步踏入連環計的第二重。因此他又裝作酒醉的樣子說：

『我兒，在這裏坐一回吧。好在呂將軍又不是外人，無庸害羞的。』

貂蟬敬酒之後，放了酒壺，對呂布飛了一個極富勾引性的媚眼，就走到王允身旁坐下，而眼尾仍然射在呂布身上。

『請問司徒，令千金叫什麼名字？』

『她名叫貂蟬。』

『貂蟬小姐……真美麗的名字！』

他說到這裏，又把目光朝貂蟬的座位望過去。但貂蟬却低下頭，默默會情的，兩手不住弄着那條粉紅色的腰帶。

這樣，沉默了半晌，王允便開聲打破這沉默的空氣：

『將軍，小女……』

「王大人，令千金怎樣？」

「今年小女已經十六歲了，如果將軍不棄，我却想……」

「想什麼？司徒直說不妨！」呂布聽得心癢癢地，忍不住急躁的問。

「我想將紹蟬送給將軍為妾，可不知尊意若何？」

「王大人，這話是真的麼？」

「誰有這般胆量欺騙將軍？當然是真的啊！」

王允說到這裏，回頭對紹蟬望了一下，呂布也隨着看過去，祇見紹蟬那蛋形的臉孔，愈加紅了許多。這時，呂布急忙離開座位，走到王允身前，行了一個深禮，說：

「承蒙厚愛，請受小婿一禮！」

「哈哈……免禮吧。」王允伸手托住呂布的手。

紹蟬用綢帕遮掩着面，也不說什麼，就半羞半喜地走進內室。王允又接着說：

「將軍請坐。待我過了幾天，選一個良辰吉日，便把她送到將軍府裏來。」

「多謝司徒大人！」

呂布當下又重新入席，歡飲一會，等到酒闌興盡，呂布便要告辭。王允却這樣說：

「本想留將軍屈駕一宵，惟恐太師見疑，那祇好待下次再圖暢敘了。」

「義父方面倒不成問題，但是無端打擾，實在很難過意。我們改天再談吧！」

「好！來日方長，何況又聯了姻好呢。請將軍再用點飯吧。」

「不！既飽且醉，的確消受夠了。」呂布邊說邊站起身來，很親切地行着翁婿告別的禮節。

在門口，王允望着騎上赤兔馬的呂布，他那英挺的雄姿給酒和女人迷惑得一點也不英挺了。

過了一兩天，是早朝。——

王允看見董卓走入內朝房，他立刻跟着進去，乘呂布沒有在傍，便伏下地來稟請：

「相爺，我想請你老人家屈駕寒舍，用一杯薄酒，可不知鈞意若何？」

這位目空一切的董卓，驕傲地向脚下一看，見到是司徒王允在說話，隨即露出那副奸猾陰險的笑臉，又用手攙起王允，乾笑了幾笑說：

「哈哈……司徒想和我醉上一回麼？好極了，我今晚準來，準來喝一個不醉無歸！」

「但望相爺不嫌棄，小的榮幸萬分。」

「可是不要太虛費才好啊！」

「是，小的謹遵鈞命！」

王允得到董卓的答應，自然滿心歡喜。當退朝時，他還恐怕董卓

忘記，所以又補說一句：

『相爺，可不要忘記今晚啊！』

『司徒，我最記得牢的就是喝酒。哈哈……』

蔚藍的天空，一輪紅日快要隱沒在西山了，倦飛的小鳥，急急地返回牠的窠裏，牠歌唱着，歌唱着動人底晚歌。

這歌聲，好像是預祝王允連環計成功的勝利之歌！

六 輕歌曼舞惑太師

董卓終於在黃昏的時候，給幾百個金甲衛兵擁到王司徒的府裏了。經過王允曲盡禮節的款待後，使這位一世奸雄得到不少的好感。因此，他心口一致地對王允說：

「司徒，我今晚到這裏來，真是高興已極。但是，大家隨便一點，那就更加有趣了。」

「是！小的謹遵鈞命。」

動人情緒的笙歌已經吹奏起來，董卓便在這樂聲中呷着香醇的美酒。漸漸地有些醉意了。

「司徒，好動聽的音樂啊！……除了音樂還有別的玩家嗎？」

「寒舍蓄有幾名家伎，倘是相爺歡喜，敢請移駕客廳，看看她們的舞蹈。」

「看舞蹈麼？好極了！走吧，讓我走進去欣賞欣賞。」

董卓早已將丞相的身份遺忘，他把杯裏幾滴殘酒呷乾，隨即站起身來，兩腳浮浮地跟着王允進了客廳，剛正坐定管弦聲就接着奏起來了。

繡慢一起，出來了十幾個體態輕盈的少女。董卓目不暇接的看了一個又一個，覺得個個都是天姬下降，分不出誰美誰媿。當他看到最後的一個，更使他魂離魄散，登時呆了半晌。

他兩眼牢牢地釘住她那蛋形的粉臉好一會，才回頭向着王允：

「司徒，她也是你的家伎嗎？」

「是的。名叫貂蟬。」

「唔……好一個美麗的可人兒！」

貂蟬今天的見董卓，並不像和見呂布時一樣了。上次是處女的嬌羞，現在是歌伎的獻媚，當他覺到董卓在自己身上打量的時候，她更盡情地賣弄着風騷，烏溜溜的眸子不停的射在董卓的視線上，最後，她又跪在他面前，嚶嚶鶯鶯地叫了一句：

「太師爺！」

她見董卓要伸手來扶起自己時，好像脫韁的小馬一樣，倏忽地便走開了。這樣半推半就的迷人情態，董卓的靈魂又怎不會給她勾去呢？功名，富貴，甚至做皇帝，他是拋棄得一乾二淨了。如果王允不是坐在旁邊，他一定會把她摟在懷裏哩。

「司徒，她會唱歌嗎？」

「會的。舞蹈唱歌，她很擅長。」

「既然會唱，就煩她唱一支歌給我聽聽吧！真的，我今晚高興極了。」

王允心知董卓已着了迷，中了計，當然百依百順的奉承他。於是便對貂蟬說：

「貂蟬，你快唱一支好好的歌曲，給太師爺解解悶！」

貂蟬隨手在腰際解下一條粉紅色的羅帶，走到董卓座前深深一揖，說：

「太師爺，婢子獻醜了。」

接着，把那條粉紅色的羅帶一邊舞動，一邊曼聲地歌唱：

「秦滅六國漢滅秦，於今天下又紛紛；哀鴻遍地龍蛇起！樞府牆高就不可聞。我的太師爺啊！世事如棋何必問，人生幾個百年身？王侯蝼蟻總成塵。倒不如郿塢春深騎寶馬，蘭閣香暖對紅裙；

膚似雪，髮如銀，秋波轉，翠眉顰；情切切，意深深，歌聲兒圓，麗舞姿新。太師爺啊！整頓全神，消受美人恩！」

董卓聽紹蟬唱一句，就點了一下頭，加之紹蟬在唱的時候，不住的對着他眉目傳情，尤其那兩句「太師爺啊」更叫得他的三魂六魄飛到九霄雲了。所以，在他那長短不齊的鬚髭上面，掛着不少的涎沫。

紹蟬循着管弦的節拍唱完這一闕歌曲，仍然迷着一雙笑眼望着她的太師爺。

「好一個聰明的孩子！」董卓撫着鬚說。

「太師爺誇獎了。」紹蟬妖媚地回答。

「哈哈……孩子真會說話，你今年幾歲。」

「十六歲。」

「十六歲便唱得這樣動聽的歌曲，難得難得。」

董卓的鄆塢裏雖有八百美人，替他歌舞佐觴，但沒有一個比得上紹蟬那麼地惹人愛憐。現在他本想再和她多談幾句，可是一時找不出話題，惟有贊歎了一會，又盡量在她美麗的花容上多看幾眼。紹蟬給他看得嬌羞起來，便把頭低垂，這時他烏黑的青絲裏散出濃郁底香氣，撲進董卓的鼻孔，使他全身都感到無限的舒適。紹蟬站了許久，却不見董卓再和她說話；也就遲遲地離開了。

「司徒，我看紹蟬並不是人。」

「是什麼呢？」王允詫異的問。

「簡直是天宮裏的仙子！」董卓說時，那樣可憎的笑態，令人一見就覺得極端的厭惡。

但，王允為要奉承他，使他踏入連環計的圈套，祇得附和着他說

「相爺真好眼光。」

「司徒，她真的十六歲麼？」

「可是假的嗎？……相爺如果不嫌她年輕貌醜，我便送給你老人家吧。」

「那是……那是什麼話？司徒能夠如此割愛，我不知怎樣報答你才對呢！」

「祇要相爺肯容納她，正是她的大福！我還敢妄求一點物質的報答麼？哈哈……」

「哈哈……想不到今晚會得着……」

紹蟬和其他十幾個少女，就從她倆的歡笑聲中溜進了內室，董卓笑了一會，才伸手用衣袖抹去鬚上的涎沫。王允隨又附耳對他說：

「請相爺稍坐片刻，我去命人打掃氈車，先將紹蟬送到相府，馬上便來奉陪。」

「司徒，你辦事真痛快！」

董卓非常感激王允爲自己這樣着力，他恨不得立刻趕到了金鑾宮殿上正中坐下，封王允爲當朝國丈，藉以酬報他一片忠誠。

當紹蟬快要坐上甄車的片刻間，他的眼淚像潮水一般地湧出來，依依不捨的靠在王允身上，悲哽着說：

「老爺，婢子此去，怎……」

「紹蟬，爲國爲民，忍辱一些吧！你到了相府之後，祇要見機行事就得了。」

紹蟬上了甄車，王允便急忙來到客廳，祇見董卓興奮地迎着他說

「司徒，我也要告辭了。」

「不錯不錯，春宵一刻值千金，我不敢再留相爺了。待我送你老人家回府吧。」

「可不必勞步了！」

「相爺回府，那有不送之理。」

王允說完，就命僕役吩咐金甲衛兵預備好車子，親扶董卓上車，自己騎了馬，在後跟送，直到相府，才拜辭回家。

歸途中，他想起連環計是達到十分之七的目的了，以後就是靠貂蟬的手腕如何？然而他深信貂蟬必定可以對付這兩個愛色如命的傢伙。所以他精神極端的奮發，在馬上挺起身子，仰高了頭，得意洋洋地望着上空的點點星光。突然，在恬靜的街道上傳來一陣急迫的馬蹄聲，他回頭一看，却見幾十個紅色燈籠，照得街上異常明朗，呂布騎着赤兔馬，手執方天畫戟，滿面怒氣地趕來。

「這個小傢伙消息真靈通，恁般快就會知道了。」王允自言自語地說着。

他本來喜沖沖的回去，但給呂布這一追，不禁大大的吃了一驚。但他仍然強制着驚恐，並不停馬，故意閉閉地前進。及至呂布趕到，一把揪住王允的衣袖，厲聲的說：

「司徒，你太不守信用了！」

「爲什麼呢？」王允假裝着奇怪的神色。

「你把貂蟬許嫁了我，現在又送給太師，你以爲我不知道嗎？」

「哈哈：我以為是什麼事，原來爲了貂蟬。將軍別急，路上不是講話之所，請到舍下再談吧。」王允隨即回答着。

「好！看你有什麼話對我說！」

於是，呂布便和王允並馬而行，一直望司徒府裏來。

七 父奪子妻的一幕

司徒府中的客廳上，雖然站着一對翁婿，但感情却沒有前兩天那樣的融融洩洩了。現在，呂布氣忿忿的，急不及待的說：

「剛才我得着報告，說你把甄車送紹蟬入相府，服侍相爺，這……還是什麼意思？」

「噫！奇了，這又爲什麼會問起我來？」王允很驚疑地說。

「不問你却去問誰？」

「將軍還不曉得這件事麼？」

「曉得便不來問你了。」

當下王允就運用以柔制剛的手段，請呂布坐了下來，說：

「事情是這樣的：今早相爺在朝房裏對我說，有事要到我家商量，我便約略預備一點粗餚，請他老人家喝杯酒。席間，相爺問我，可是真的把女兒紹蟬嫁給將軍？我當然回答是真的啦，於是他老人家就

要求見一見自己的媳婦。等到見了之後，他老人家又說：「今天是很好的日子，讓我帶她回去和奉先成親吧。」將軍！請你替我想想，相爺這般說法，我怎可不答應他老人家的主張呢？」

呂布給王允這幾句花言巧語，哄得怒氣全消，面上立刻現出朵朵紅雲，無限慚愧地連忙拱了拱手，抱歉的說：

「原來是奉先一時的鹵莽，還望司徒大人多多的原諒！改天再來請罪。」

「深夜駕臨，醉幾杯然後走吧。」

「多謝司徒，奉先告辭了。」

他說完以後，又作了一揖便昂然地告別出去。王允少不得送到門外，說了幾句極盡拍馬的能事的奉承話。

這邊——

丞相的臥室裏，董卓的慾火焚燒得不可遏制。他那性的飢渴一時間也不能按捺，隨即把肥胖笨重的身體靠緊貂蟬旁邊坐下，側着頭，

就在她蛋形的臉龐上吻着。他那長短不齊的鬍鬚，刺到貂蟬粉嫩的肌膚，使她感覺着一種不自然的癢痛。但她爲了國家，爲了民衆，又不能不暫時的忍受。她紅着臉，閉着眼，讓董卓盡情的吻着，吻着。最後，他更摟着她的腰部，從她衣襟的寬處伸手進去，任情地撫摸着那兩隻高聳的乳房……

這一位下了堅毅決心的貂蟬，毫不掙扎地將頭靠在他底懷裏，任由那萬惡的色魔無限制的滿足。雖然鬍鬚刺在她臉上是癢痛，雖然涎沫滲進她嘴裏是難受，但她祇好極力忍耐着，她那急迫的嬌喘聲，才是無邪底反抗音響。

她的頭髮是零亂了，唇脂是脫落了，整齊的衣服也鬆解了，但他仍然擁抱着不放，甚至，把整個笨重的身體無憐惜地壓在這弱不勝衣的嬌軀上……

負有偉大任務的貂蟬，現在是到了非犧牲貞操不可的時候了。她簡直是一個在斷頭台上執行死刑的囚犯，但她很勇敢，不知道畏縮是

什麼？因為如果略一猶豫，就會使絕妙的連環計策全部失敗！

窗外，月色被黑雲庶蓋着，也許，它不願看見一隻可憐的羔羊，給那殘暴的凶狼蹂躪吧！

在同一個時候，在不同的地方，呂布懷着一顆猜疑的心，整夜都沒有好好的坐過一會。他腦海裏深深印着貂蟬底倩影。每一個更鼓，他都在營裏踱來踱去，他想起貂蟬一種默默含情的嬌羞態度，和那副仙子一般美麗的容貌，忍不住露出歡然的微笑；但，剎那間，却頗感到貂蟬進了相府，不知有沒有人去摧殘這一朵嬌嫩的鮮花？這樣，他兩條長長的眉毛，又緊緊地皺在一起。

深夜，營外靜靜地，營內也靜靜地，那惹人愁思的銅壺滴漏，一聲一聲的灌進呂布底耳膜，是甜，還是苦呢？那祇有他自己知道。

血一般紅的太陽，漸漸地上升了。呂布整了整一夜未除的明珠紫金冠和兩條彩色雉尾，便提起方天畫戟，匆匆地離開營帳，一直望相府趕來。

相府門口，和平時一樣的沒有什麼變動，他隨即走進中堂，見到一個侍衛。

「昨晚用甄車送來的女子，現在那個房間？」他急忙問着。

侍衛茫然地，搖了搖頭回答：

「將軍，小人不知道。」

「給我滾開！」

呂布反常的態度，使那侍衛感到十分奇怪。他又奔入內堂，找着侍女，忍耐住性子，低聲的問：

「昨晚太師爺睡在那裏？」

「太師爺睡在那裏，於將軍有什麼關係？」這侍女非常作刁，反而這樣問着。

「可是和昨晚來的那個女子睡在一塊兒麼？」

「怪不得太師爺常常說將軍聰明，現在給你一猜，就猜着了。將軍！他老人家昨晚真開心啊！你看，太陽這麼高，他倆還在被窩裏呢

！

「這話是真的麼？」呂布的面色登時變成慘白。

「將軍不信，可又爲什麼要問我？」那侍女露出很不歡喜的樣子說了這一句，便快快地走開了。

呂布木鷄似的凝了一回神，兩眼睜得大大的，滿胸酸溜溜的烈熱，刻不容緩地燃燒起來；他連忙放開大步，朝後院走去。

後院的階石給昨夜的霧水洒透，潤溼的階石上鋪着幾片焦黃的落葉；呂布殘踏着那些落葉穿過了兩座假山，來到董卓臥室的窗前，他把身體緊貼着牆壁，慢慢地伸頭望進去。

這時，貂蟬已經起來整理她的晨粧。從那面鏡子裏騰地多了一個英姿勃勃的美少年的影子，她突然嚇了一跳，急忙回頭來看，才知是呂溫侯。

她萬分慚愧地垂低了頭，淚珠像雨點般的滴下來。呂布見她那副梨花帶雨的憔悴面容，和兩片隆腫的眼皮，就追想到她昨晚所受到的

牢割是如何地痛楚了。

呂布默默無言地呆看了一會，便用手指向裏面點了點，接着又搖了搖頭，這好像是在問她：

——太師爺還沒有起來麼？——

貂蟬也就將頭點了幾點，隨即回頭到裏面望了望，嚙嚙嘴，更又朝呂布伸伸手，做了一個呼籲式的苦臉，似乎回答是：

——太師爺沒有起來呢！我實在不願嫁他，溫侯！請來救這被困樊籠的小鳥吧。——

呂布見到貂蟬這盡在不言中的痛苦，心裏好像給仇人的箭矢射中了心窩一樣的疼痛。突然，裏面忽來了幾聲咳嗽，他聽出是董卓的喉音，便忍痛和貂蟬分別，急忙到內堂去了。

經過相當時間，呂布才昂然地踏進董卓的臥室。這時，董卓正坐着用早點，他站在一旁，兩眼不停地東張西望。

「奉先！外面有事嗎？」

『外面沒有什麼事。』呂布急忙回答。

董卓聽說沒有什麼事，便自管吃着的東西。半晌，呂布望見繡簾動處，現出心愛人的影子；她不時伸出粉臉，對住自己作種種哀怨的表示。呂布看了看那滿面悲苦的美麗仙子，又看了看身旁這五倫顛倒的不仁義父，內心裏真是說不出的難受！

董卓瞥見呂布面色很是不對，遂跟了他的視線望過去，才發覺是和自己的寵姬在眉目傳情，於是連忙開口說：

『奉先，這裏沒有什麼事，回營去吧！』

『是……』呂布敢怒而不敢言地說了一個是字，便離開這臥室。時間一天一天的過去，董卓的精神，也一天一天的萎靡。

他精神的萎靡是因為不斷的摧殘貂蟬的玉體。而貂蟬也因為未曾達到救國救民的目的，惟有極力的奉承他，尤其在色的迷惑上，更加倍的獻媚。

一個月以後，他就由精神萎靡而臥床不起了。

八 黃金與美人

病中的董卓，對於貂蟬更加寵愛和感激。貂蟬那衣不解帶，整日整夜侍奉湯藥的殷勤，使他從肺腑裏說出這一句真心話：

「愛姬，難得你這樣細心服侍，我一輩子也忘不掉你的啊！」

「太師爺，安心將養着吧！婢子蒙你老人家這般寵愛，却不知幾時才能夠酬報萬一呢。」

「哈哈……好孩子，真會說話！」

他說完這幾句，就不知不覺地朦朧睡去了。貂蟬一直聽得他鼾聲已濃，這才輕輕走開。

一日思蟬十二時的呂布，自從得着董卓寄病的消息後，就巴不得這不仁義父早一天死去！他恨董卓奪了自己的妻子，他恨董卓蹂躪了這朵嬌嫩的鮮花！他自從那天給董卓叱退出來之後，不論日間，深夜，夢中，都憧憬着貂蟬的儼影。

可是，他沒有勇氣去把她奪回來，他畢生的英勇屈服在董卓嚴威之下！

今天他委實不能不去見一見夢想爲勞的紹蟬了。他懷着一顆熱烈的心，跑進義父的臥室，在表面上，却是說問候董太師的政躬。

這時，董卓正在做着好夢。

紹蟬看見呂布進來，連忙走到床後，裝出更憔悴的樣子，皺眉蹙額，眼淚凝結在眼眶裏，將流而未流。呂布一眼望到心愛人，就忘記了一切利害，把嘴對着床上嘮了一番，意思是：

——董卓睡着了麼？——

床後的紹蟬跟着點了點頭，又用手指一指心胸，指一指董卓，眼淚便忍不住源源的滴下來。這似乎是告訴呂布：

——溫侯！我的心給太師爺踏得粉碎了啊！——

當他倆以手傳意，正在款款情深的片刻間，不提防董卓一覺醒來。他睜開惺鬆睡眼，看見呂布目不轉睛的注視床後，就回身一望，又

見到貂蟬一般地看着呂布。他這時真是又羞又怒，憤火使他忘記了疾病，急忙撐起笨重的身體，順手抽出一個枕頭，朝着呂布身上擲過去，放高了喉嚨罵着：

「奉先！你……你……好大……好大的胆！敢……敢來……來調戲我……我的……愛姬！」

呂布和貂蟬同時大吃一驚，她的臉立刻漲成血一般的紅。幸而呂布比較鎮定一點，隨即低垂了頭，任由他的情敵——義父的責罵。

忿怒會使人致病，但也會使人愈病，董卓就在這忿怒中氣退了病魔。現在，他已經坐了起來，繼續嚷着：

「你們來啊！快給我把奉先攆了出去。從今以後，不準他再踏進我的臥室，就是內堂也不許他到！」

這是太師的鈞諭，溫候祇有忍氣吞氣地離開。隱約間，還聽見董卓叱的罵聲。

相府中的醜事，不到半個時辰，竟會傳到董卓最信任的謀士李儒

的耳朵裏。——於是這位深謀遠慮的李儒，就趕來和他的「主子」說：

「相爺！你老人家既存心奪取天下，却又爲什麼因了一點小事，去責備呂溫侯呢？假使呂布忽然變心，叛變起來，哼！我們的大事便會完了！」

一言驚醒夢中人，董卓聽了李儒這幾句話，立刻懊悔起來。

「李儒！」董卓焦急地說：「這怎樣辦？這怎樣辦？你快替我想個法子才好啊！」

「假使相爺明白這點利害，明天差人去請他進來，略略認幾句不是，再送他一筆禮物，又說些好話安慰他，使他消去一口怨氣。」

董卓沉思一會說：「好主意！我明天依着你的方法去辦！」

第二天的晨早，呂布出乎意料之外的又站在義父的臥室裏了。董卓和顏悅色地對他說：

「奉先，我昨天在病中迷離恍惚，所以將你責罵幾句，也許你不

會怪我吧？」

說着，就命侍衛拿出黃金錦帛，賞賜呂布。呂布口裏雖然稱謝了幾句，受了義父的重賞。可是，黃金與美人，在呂布的心坎中，永遠忘不了「父奪子妻」的一幕，貂蟬，是他永遠永遠的愛人。董卓搶了他的愛人，叫他怎肯干休呢？

「如果董卓先得不到貂蟬，還算得上英雄嗎？哼！早晚，我總要從老賊的手裏奪過來！」呂布在營帳裏常常這樣自己對自己說。

董卓也許不該安然死在床上吧，所以病不多時，便完全復了原有的康健。

柔和的陽光，雜着不寒不暖的微風，把人們的抑鬱，煩惱，都吹散了許多。惟有呂布懷念貂蟬的情緒，始終不會給任何事物打消。

尤其他受了董卓的賞賜之後，對於搶奪貂蟬的決心，一天積極一天。

這天，他伴着義父一同上朝覲見獻帝，手裏提着方天畫戟，雄糾

糾地，董卓有他在旁，的確平添了不少聲威並振的氣概。就是有一萬個金甲衛兵，也比不上他一個的英勇！

在金鑿殿上，丞相和陛下娓娓而談，興趣非常濃厚。呂布底腦海裏突然想起了心愛的貂蟬，便乘機偷偷地離開金殿，跨馬提戟，一口氣直望相府趕來。他先將赤兔馬繫在相府門前，然後提了方天畫戟，直奔內堂。來到董卓臥室，探頭內望，却見貂蟬在那裏整理着花瓶的花朵，她一眼見到呂布，芳心裏立刻興奮起來，急忙丟去手中的花枝，像去拾檢寶貝似的，擺動柳條一樣的纖腰，走近呂布身旁，展開使人一見生憐的笑容，怪嬌聲地說：

『早啊！呂溫侯。』

呂布和貂蟬見了幾次面，但這次却是第三次的說話，他覺得她玉容比以前消瘦了很多，不過那少女的嬌美，還沒有毫釐的損失，尤其那音喉，使人聞而醉倒的音喉，仍然和初次見面時一樣的動聽。

他看了她許久，才回答着：『早啊！』

「溫侯大清早駕臨，可有什麼緊要的事麼？」

「別的事都沒有，就是專誠來和你談談。」

貂蟬聽了呂布這樣說，心裏很覺詫異。

「太師爺呢？」她問。

「在金殿和萬歲議論國事。」

「他就要回來吧？」

「不見得這樣快就回來！」

呂布那一雙充滿了熱情的眼睛，和一顆真誠的心，使他說話時感到有些顫抖。而貂蟬也和他一樣，脈脈含情地，期待着呂布有進一步的表示。果然，呂布這時再忍不住了，遲緩地伸手去握着她的手臂，低低地說：

「貂蟬，我特地回來問你一句，你可是真的愛我？」

她聽得這樣說，登時收斂笑容，側頭沉思了一會，很哀怨地說：

「溫侯！這裏不是談愛的地方，你先去後園鳳儀亭等候，我馬上

就來。」

「可是真的麼？」他神經突然興奮起來。

「真的。我馬上就來，你先去吧！」

立刻，呂布放開握着她手臂的手，又叮囑一句，提了方天畫戟，舉起一個多月未曾有過的輕鬆步伐，逕自向後園的鳳儀亭而來。

鳳儀亭——是董太師私人花園裏一座偉大的建築物。亭的四週，有巍峨的假山，蒼老的古樹伴着；環境是幽雅，僻靜。亭前，一條小小的河流，河水是晶瑩而迫急。

水上的珍禽，枝頭的小鳥，悅目的花朵，和煦的陽光，一切的一切，都是詩人詞客們不忍驟然而別的勝地。可是，呂布那有閒心鑑賞滿園的妙景？他連奔帶躍的來到目的地，祇管伸長了脖子，盼望心愛的紹蟬早一刻來給他一個愛的答覆。

沒有多少時候，遠遠地現出他的未婚妻，也就是董卓現在的愛姬——紹蟬的麗影

九 鳳儀亭裏一對情侶

在鶯綠叢中，貂蟬分花拂柳似的姍姍前來。她帶着愉快而含羞的情態，對呂布這樣說：

『累溫候久等了。』

『不。我也是剛到了不多些時。』

說着，這一對情侶手攜手走上亭裏，在一張石椅上並肩坐下。他倆雖默默地一言不發，但每個人底內心，都燃燒着不可遏制的情欲。這時，樹枝上的聰明小鳥，吱吱喳喳地唱着動聽的歌曲，呂布不自禁地摟着他的玉體；而她也自然地，漸漸地，望呂布的懷抱倒下……脂粉的香味，使他感到麻木的沉醉。

突然，她感着一陣難受，臉上的歡笑給無情的和風吹散了。

『溫候！』她嗚噎着說：『明白點對你實說罷：我並不是王司徒的親生女兒，但他老人家撫養我，看待我，却比自己親女還好上幾萬

倍。自從那天在酒席筵前見了你，我一顆幼弱的心靈，便給你英勇的雄姿勾住了。幸而，他老人家善於體諒兒女們底心意，將我許配了溫候。我以為從此就有了歸宿，滿想成婚以後，和溫候夫唱婦隨，白頭偕老……可是……可是……」

她說到這裏，眼淚已經滴到呂布的衣袖上。她噎了一回氣，又哭着說：

「……想不到那位太師爺，花言巧語的將我騙進相府，用強變的手段破壞我的貞操！我，是一個弱質女子，那有半點力量和他抵抗？因此就做了他的……溫候！可惜我現在已經和殘花敗柳一樣了呵！」

呂布底耳鼓裏聽到她的哭聲，她的哀鳴，也不知用什麼對她說話才好。他想起了老賊董卓，愈恨得萬分難受；他眼見到美麗貂蟬，憐惜得莫知所可。終於，惟有悲酸地勸解着：

「貂蟬，我一切都明白了，我是永遠都愛着你的，別哭罷！」

「本來，我早就想了結這條生命，不過因為沒有機會向你訴說。」

所以才忍辱偷生的等待着！現在，我的心跡你已明白，讓我把所有的恥辱給河水洗滌淨了罷！溫候，希望來生再和你結合……」

貂蟬說到這裏，縱身便撲到亭欄那邊，正想跳下河流裏自殺，呂布大大吃了一驚，急忙抱住她，兩行英雄熱淚，早從他眼裏奪眶而出：「蟬！事情既已明白，又何必如此輕生呢？」

這時，貂蟬還掙扎着，她仰着頭，流着淚，斷斷續續地說：

「溫候，請你不要阻止我！讓我乾脆些死去罷！唉！我今生再不能做你的妻子了！」

這句話使呂布受到莫大的刺激，神經上起了極端的奮慨，他恨恨地頓了一頓腳，堅決而毅然地說：

「哼！如果我呂奉先娶不到你做妻子，就不算是天下第一大英雄！」

貂蟬聽得他這樣說，便知道王允連環計的成功，相差沒有多少時日。因此，就不再認真去投河輕生，半哭半喜地重新在那石椅上坐了

下來，把粉頰靠在他的下頰，悠悠然，施出極度迷惑的媚力。最後，呂布把嘴移到她的櫻唇上，吻，甜蜜而熱烈的吻着。

董太師憐然地和獻帝談了許多時候，忽然想起了在殿前守候的義子。他回頭一望，却不見那雄偉的英雄。懷疑心使他刻不容緩的向獻帝告辭，急忙地趕回相府。

在相府門前赫然呈入董卓眼簾的，是那匹千里赤兔馬，這更使他萬分的焦急。

內堂，臥室，不但沒有呂布的影子，而且連貂蟬也見不到。於是他就去查問侍女：

『她往那裏去？』

『到後園看花。』

『奉先有沒有來過？』

『婢子沒有看見。』

當下董卓便不再多問，立刻就趕到後園。將要走到鳳儀亭畔，那

把長長的畫戟已經給他瞥見了，接着，又看到一雙怨女癡男緊緊地擁抱着。兩個粉白的面孔，四片紅潤的嘴唇，牢牢地緊貼在一起。

他這時再不能忍受了，急忙奔到亭前，大大的喝了聲：

「奉先！你的胆子倒也不小啊！」

從甜蜜的愛河裏浮沉着的英雄美人，給這突如其來的聲響驚醒了。呂布回頭一看，登時嚇得魂不附體，斗的把貂蟬推開，拔脚就跑。董卓怎肯放鬆半步，隨手提起畫戟，跟緊追上。他曉得決不能追得到呂布的，因此將那畫戟望準呂布的背心，飛擲過去。幸而呂布眼快，看到畫戟近身，便略略閃避，用臂一擋，就把畫戟打落。

呂布逃出了圍門，董卓仍然不肯捨放的追趕。突然，圍門外衝進一個人，攔住董卓說：

「請相爺停步，請相爺停步！」

董卓這時祇得站住了脚步，喘了一回氣惡狠狠地说：

「李儒！你來這裏做什麼？」

李儒作了一揖，躬身回答：

「剛才我來到相府，曉得相爺懷着一股怒氣走入後園，後來又見溫侯慌慌張張的出來，我便去問他，他說：『太師殺我！』故此我特來相勸。」

「我非把那惡奴的頭割下不可！他……他在鳳儀亭上調戲我的愛姬！」

李儒連忙搖了搖頭，勸着說：

「相爺，你的機會來了。從前楚袁王絕續之會，把調戲自己愛姬的蔣雄寬赦，後來他給秦兵圍困，全靠蔣雄死力相救，才轉危為安。我想貂蟬不過是一平常的家伎，而溫侯却是你老人家僅有的心腹猛將，如果能夠趁此把貂蟬送了給他，他必定大大的感激，那末，還怕他不以死來報答你老人家麼？」

董卓閉着眼睛把李儒的話默想了一會，也認為很對，因此便將怒氣完全丟開。

「你的話說得不錯，我就這樣辦罷。」

在臥室裏，他和顏悅色地對紹蟬說：

「紹蟬，你既愛上奉先，我將你送給他罷，願意麼？」

「哎呀！太師爺！誰去愛上他？他是什麼東西，却值得婢子愛麼？我剛才因你老人家不在，所以便到後園看看花。不料給那東西纏住，我恐怕遭他污辱，正待投河自盡，但給他牢牢地抱住！幸得太師爺來到，不然，今生今世，再不會見你老人家的面了……」她說的時候，兩眼又流着淚。

「那麼你真的不愛他麼？」董卓給紹蟬的眼淚軟化了先前的主張。

「太師爺，如果你不相信我，且讓我把心拿出來給你老人家看罷！」

她邊說邊走近牆壁，伸手去拿掛着的寶劍，做出要自殺的樣子。

董卓一見這般情形，慌忙把寶劍搶了過來，急急地說：

「愛姬！別這樣！別這樣！這是我哄騙你的啊！」

可是她並不因此而收住哭聲，還恨恨的說：

「我想這必是李儒的鬼計。他和呂布交情很好，所以不顧太師的體面，和我的名節！唉！太師上了他慄他人之慨的大當了！」

「你說得一點也不錯。」董卓點了點頭。

「我的太師爺，」她這才把哭聲止住說：「這裏不可以長久住下去了。」

「爲什麼呢？」

「那可惡的呂布給你老人家幾次辱罵和追殺，必定會懷恨在心，萬一他喪盡天良，我就不免死在他的手裏了啊！」

「這點你說得更不錯，孩子真聰明。我明天就帶你回郿塢去，無憂無愁地過那快樂的日子。」

「真的麼？」貂蟬忽然笑了起來。

「哈哈……孩子你的一笑，就把你太師爺笑得開心極了。一些也

不騙你，明天就動身！」

第二天，李儒正想去見董卓，催他把貂蟬送給呂布。但，他們已經將行裝整妥，候時出發了。

十 連環計的收獲

長安門外，文武百官都趕來歡送董卓駕回郿塢。貂蟬在車中望見呂布雜在人羣堆裏，悵然地望住自己的車子。這樣，就不禁使她對他發生一種可憐亦復可憫的心。

當呂布勒馬在小山上朝着車輪展起的塵土看得出神時，忽然有人在他背後拍了幾拍：

「將軍，爲何不和相爺一起到郿塢去？」

他隨即回頭來望問他的人，才知道是王司徒。他就嘆了一口氣回答：

「唉！別問了罷！」

「爲什麼呢？」

「令千金已給那老賊受用了。現在，還把她帶到郿塢裏去呢。」

「我不相信有這樣的事！」王允假裝着很驚異的神色，搖了搖頭

回答。

呂布於是就將過去的事對王允說了一遍，王允呆呆地望着上天，咬緊了牙齒，許久許久，才忿恨地說：

「哼！想不到相爺有這種禽獸的行爲啊！」

說着，拉了拉呂布：

「將軍，且到我家去喝幾口酒，商議商議。」

當下兩人並馬而行，到了司徒府，王允引呂布走進密室，款待幾杯美酒。呂布又把鳳儀亭的經過詳細重說一次，王允更加怒氣沖沖，睜大了眼睛說：

「相爺霸佔你的妻子，姦污我的愛女，真是給天下人恥笑的事！但笑的並不是相爺！却是我和將軍兩個哩。然而我年紀老了，一點也沒有用了，祇好由他們去笑罷，可惜你是蓋世英雄，無端受到這種奇恥大辱，我真的爲你不平啊！」

這一番激將詞句，果然把這位蓋世英雄氣得怒髮沖冠，忍不住用

拳頭在桌上重重敲了一下：

「司徒！不瞞你說，我本想把老賊殺死，雪去這一種恥辱……但他和我有父子的情義，又恐怕給後人說我奉先不孝啊！」

「相爺姓的是董，將軍姓的是呂，他在鳳儀亭擲戟的時候，會念到父子之情麼？」

「對啊！如果司徒不是這樣說，我倒忘記了。」呂布恍然大悟的說。

王允知他叛董的意志已決，而連環計也快要成功，便乘機地把救國除奸的大義感動他。呂布給他那一番宏論，說得理智有些清醒了，急忙站起身來，誠懇地說：

「司徒！奉先情願替漢室效一些棉力。」

「但是……」

呂布見王允不肯說下去，就明白他懷疑自己，於是勇敢地拔出腰間的佩刀，猛然在手上刺血為誓：

「司徒！奉先若有反悔，甘願死于亂箭之下！」

王允連忙跪在他的脚下，感謝和贊嘆：

「大漢有將軍出來扶助，真天力也！」

呂布急忙扶起王允，又說：

「司徒儘管放心去行事罷，倘有用得着奉先的地方，萬死不辭！」

說完，飲了一回酒，方才告別回營。

當夜，司徒府的密室裏，有着幾個人商議如何把董卓從郿塢裏引出來的方法。結果，由僕射士孫瑞供獻一個妙法出來：

「現在萬歲的龍體初痊，我們可以派一個會說話的人，到郿塢去請他回朝議事；另一方面，把天子的密詔交給呂布，預先在朝門之內，埋伏驍勇的甲兵，待董卓進了朝門，就一齊出去殺掉他，這是最妥善的方法，但差什麼人去請他，却是一個大問題。」

「我知道李肅心裏很怨恨董卓，恨董卓不肯遷陞他的官爵。如果

派這人前去，一定不會使董卓生疑的。」司隸校尉黃琬說。

「好！我很贊成。你的意思怎樣？」王允滿面笑容的徵求呂布的意見。

「巧極了。李肅從前勸我殺死丁原，現在他如果不肯去，讓我先把他的結果了再說。」

呂布說完，立刻去找着李肅，將計劃說了一個大概。幸而李肅一口便答應下來，並且還折箭為誓，呂布自然滿心歡喜地在長安等候前來送死的董卓。

第二天，李肅帶着十幾名騎士，一直望郿塢進發。

這天，李肅來到郿塢，見了董卓，不覺使他暗吃一驚。他想：不見這老賊沒有多少時候，竟會瘦削得任般利害？

董卓很奇怪李肅的突如其來，連忙歡迎他進客廳坐下。開口便這樣問：

「萬歲有什麼詔來嗎？」

「萬歲龍體初痊，想在未央廳召集文武羣臣，商量讓位給相爺，所以特差我來接駕啊！」李肅很興奮的回答。

「你看王允的意思，可有反對麼？」董卓忽然發生一點顧忌，因此低聲地問。

「沒有！」李肅搖了搖頭：「他不但沒有反對的意思，而且還很逼切的等着你老人家，早日登基呢？」

「哈哈……怪不得我昨晚夢見有一隻籠子罩着我的身體，籠和籠不是一樣的麼？李肅，你說這是不是一個好兆？」

李肅聽得這般說法，心裏暗自好笑起來，但却不能不迎合他的心意，附和幾句：

「這的確是一個最好最靈的預兆！」

「好！你在這裏耽擱一夜，明天早上，我和你一同進京。」董卓準備去坐金鑾寶殿，做他朝思夕想的大漢皇帝。

整千的金甲衛兵，前遮後擁地望長安進發。董卓坐在車子裏，心

花怒放，冥想著朝裏的百官，誰應加官晉爵，誰應革職查辦；內宮裏，那一個宮女可愛，那一個太監可憎。

來到京朝門口，百官躬身在宮門迎接。呂布露出滿面的殺氣，在老遠的一角守候着。

董卓吩咐一半衛兵留在宮門外，一半伴着自己，換一輛輕便的車子，很驕傲的望宮殿裏來。李肅手執寶劍，扶車步行，表面上，是極盡保護的責任。

宮門漸漸行近了，董卓就瞥見王允也擎了利劍，兇狠狠地。董卓覺得情勢不對，正想開口去問李肅，但王允早已大聲嚷着：

「反賊到了，甲兵何在？」

說時遲，那時快，那些預伏甲兵早從四面蜂擁而去，接着，呂布也一馬當先，行近董卓身前，擺動方天畫戟，厲聲的說：

「老賊，奉先等你好久了！」

說着，一戟朝準董卓的喉管刺進去，李肅趨勢手起刀落，割下這

一心前來做皇帝的人頭。

叛國的巨奸是投首了，而王允的連環計也有了完滿的收獲了。

自然，呂布立刻趕到郿塢，把心愛的貂蟬接了回來，完成那英雄與美人的佳話。……

一對紅燭，照到床上一對璧人。帳裏，歡笑聲，熱烈的甜吻聲，和一片曼妙的音響，把這個房間頓化成一座快樂的園地。

第二天，他倆見過王允之後，就來看那幾乎將連環計破壞了的李儒的伏誅。

857.7
915.4-1



上海
天下書報社
總經理

編者：任蒼厂
發行者：經緯書局

上海海寧路942弄高壽里

發行人：王元規

定價：1.00

民國三十五年九月出版

——版權所有——